【人生随想】

饺子的滋味

□肖复兴

我们中国人过年,必得吃顿饺子。即便过去的年代里人再穷,别的年夜饭可以没有,饺子里的馅可以很差,甚至只是烂菜帮子,饺子也是得吃的。年夜饭的主角,自古以来就是饺子,雷打不动,无可更易。

在我人生的七十年里,年年春节都会吃饺子,但是,就像老话说的,糖吃多了不甜,饺子吃多了,也容易惯性而麻木,吃不出其中所蕴含的年味和超出年味的人生百味。

七十年,大年夜里难忘的饺子,有三次。

四十八年前,我去了北大荒,弟弟去了柴达木,家中只剩下孤苦伶仃的父母。这一年的饺子,无人帮父母准备,父母也无心去做,家里显得从来没有过的冷清。就在这一天的黄昏,我的三个留京的朋友突然来到我家,出现在我父母的面前。让我父母感到格外意外的是,三个人分别买了面、白菜、韭菜和肉馅。好像他们未卜先知,早已经料到我的父母在这一年的大年夜里没有心思包饺子了。他们不想让我的父母因我和弟弟不在家而留下饺子的空白。于是,他们一个人和面,一个人拌肉馅,一个人剁白菜和韭菜。这三样活儿,他们本可以在来之前做好,但他们商量好了,一定要到我家里完成,因为这样才会有过年的气氛,特别是案板上噼噼啪啪剁饺子馅的声音、窄小拥挤的房间里忙碌的身影,才会让我的父母感到他们并不孤单。

这一顿饺子我并没有吃着,但从父亲给我的来信中,我知道了这顿饺子他们吃得滋味别样悠长。父亲要我记住,这三位朋友代替我和弟弟出场,帮助我和弟弟弥补了这未尽的一份过年的情意。

四十五年前的大年三十,我还在北大荒。为过年,队上杀了一头猪,炖了一锅杀猪菜,剁了一堆肉馅。杀猪菜留在年初一吃,肉馅是年三十晚上包饺子用的,分给每人一份馅、一份面,包饺子要自己动手。包饺子不难,一般人都会,可没有包饺子的擀面杖和面板。我们知青三两结伴地去食堂,用洗脸盆打来面和馅,便开始动手包饺子了。大家各显神通,光是擀面杖就有好多种,有人用从林子里砍下来的树干,有人用断了的铁锹棒,大多数人用的是啤酒瓶子;几乎一致的是,大家都掀开炕席,把炕沿当成了案板。知青宿舍很大,一铺炕睡十几个人,一溜儿铺板长长的,被大家分成好多个案板,擀皮的、递皮的、包馅的,蹲在炕上的,站在地上的,人头攒动,人影交错,都集中在炕沿上。炕沿显示出从来没有过的威力,一下子面粉飞舞,那饺子包出了从来没有过的千军万马般的阵势。

饺子在大家嗷嗷的叫声中包好了,个头儿大小不一,爷爷孙子都有;面相丑的俊的参差不齐,但下到洗脸盆里,一个个饺子都像一尾尾小银鱼般好看。脸盆下是松木样子烧红的炉火,脸盆里是滚沸的水花,伴随着大家的大呼小叫,好不热闹。尽管最后饺子煮好后几乎成了片儿汤,我们照样吃得开心。

去年的大年三十,我是在美国一个叫布鲁明顿的小城过的。来美国多次,头一次在这里过年。没有想到,饺子一下子显得比在北京还重要、还隆重。想想也是,没有饺子还叫过年吗?就像美国人的感恩节必须要吃火鸡一样,饺子在过年这一天必须高调出场。中国人不止我们一家,几乎小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好多天以前就开始采购年货。包饺子必备的大白菜、韭菜、葱、姜、蒜,在新开张的一家中国店里都有卖;肥瘦各半的五花肉,在新开张的一家德国肉食店里也有卖,回家自己剁馅。在那里常会碰到熟悉的中国人的面孔,不管认识不认识,他乡遇故知一般,彼此笑着将拜年的话提前说了。只是去那两个店要赶早,临近年三十,肉、菜都已经断档。幸亏我们提前买好了这一切东西,就等着大年夜包饺子了。两个小孙子,一个六岁,一个四岁,跟着一起凑热闹,沾了一手一脸的白面粉。我教他们包花边饺和合子,教他们在饺子和合子的四周捏上一圈麦穗般的花边,让他们兴致勃勃,忙得不亦乐乎。

饺子煮熟出锅的时候,来了几个单身的中国朋友,一起吃得兴味盎然。好像这一天饺子的滋味和平常日子里的饺子完全不同。我是第一次在国外吃饺子,也觉得格外不同,想是因为饺子馅里加进了一味特别的料,就是故乡年的味道,让在国外吃惯了的感恩节火鸡有了一个醒目的对应物。这个对应物,因为有了隔海隔洋的距离,而更多了一个指向明确的怀乡和回家的路标。

没错,只要有春节在,中国人无论离家有多远,无论是一家人还是一个人,在过年这一天就会有这种强烈的感情在。无论在哪里过年,无论和谁一起过年,都不会忘记吃顿饺子。当然,如今生活富裕了,吃其实不是最主要的,主要是大家围在一起包饺子的过程。伴随着孩子们按捺不住提前就开始燃放的爆竹声,案板上噼噼啪啪剁饺子馅的声音,擀面杖砰砰啪啪敲响的声音,才是发自心底的年的声音。这声音一响,即使饺子还没有下锅,我们在心里都会悄悄对自己说,又一年的春节来了。在我所有大年夜前包饺子的记忆中,荡漾在案板上噼噼啪啪剁饺子馅的声音,和过年的鞭炮一样重要。

如果过年有属于我们自己民族的背景音乐的话,案板上剁饺子馅的声音和窗外燃放的鞭炮声,就是最别致、最牵动人心的背景音乐了。这是年的二重唱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)

【谈古论今】

最爱那雄鸡一声唱

□于永军

我很少写X年说X之类的应景文章,今个儿却是例外,诚然难脱鸡年说鸡之嫌,但新春将至,仍想借鸡发点感想。

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吉祥之物。我们的先民们很早就把鸡视为接引曙光的“阳鸟”、“天鸡”。《淮南子》中说:“鸡知将旦,鹄知夜半。”李贺的“雄鸡一唱天下白”,王安石的“闻道鸡鸣见日升”,表达的皆是此意。盖因鸡叫三遍,太阳便出来,鸡者,吉也!鸡叫预示着黑暗即将过去、光明就要到来,鸡乃光明使者、吉祥化身。因此,“雄鸡一唱”也成了世上的最吉音。朱元璋有首《咏鸡诗》,如是写道:“鸡叫一声撅一撅,鸡叫两声撅两撅。三声唤出扶桑日,扫退残星与晓月。”就前两句而言,该诗与爱新觉罗·弘历的“一片两片三四片,五片六片七八片”,似在伯仲之间,但后两句却豹尾大撅,肆意张扬着当上天子的威风。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,1950年国庆观剧时,适逢柳亚子先生诗兴大发即席赋《浣溪沙》,在与老先生唱和中,先用“长夜难明赤县天,百年魔怪舞翩跹,人民五亿不团圆”作上片,追溯了中国苦难的昨天,又以“一唱雄鸡天下白,万方乐奏有于阗,诗人兴会更无前”作下片,比喻新中国成立后光明的景象,透过字里行间,让人仿佛触摸到了新中国强劲的时代脉搏。

在中国古代,没有报时的钟表,人们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,以天亮作为一天劳作的开始,而何时天亮却是由公鸡报晓来决定的。人们之所以信赖公鸡,是因为公鸡有勤奋、准确、认真负责的信德,报时从不会出错。训诂书《尔雅翼》称鸡有五德:“首戴冠者,文也;足搏距者,武也;敌前敢斗者,勇也;得食相告者,仁也;鸣不失时者,信也。”故,人们不但在过年时剪鸡,而且也把新年首日定为鸡日,赋予了神圣的喻意。《韩诗外传》记,战国时有个叫田饶的人,因追随鲁哀公很久不见重用,故意拿鸡说事,一天他对鲁哀公说:“鸡有文、武、勇、仁、信五德,而您却每天吃它,这是为什么?因为它从来就在您眼前啊。天鹅没有这五德,您却很看重它,因为它从来离您很远啊。”一番话说得鲁哀公产生了共鸣,很快重用了他。《晋书·祖逖传》中有个故事更著名:少年祖逖和刘琨,每日闻鸡起舞,苦练武艺,以备报效国家,最后功成名就,流芳百世。就这两个故事分析,诚然个人的心智和奋斗是内因,但也得益于借助了“鸡”这个好的外因。倘若换了其它动物,恐怕就难以奏效。

鸡作为人类饲养最普遍的家禽,自然最接地气,最能具体反映百姓生活的安宁与祥和。陶渊明的《归园田居》说“狗吠深巷中,鸡鸣桑树巅”,顾况的《过山农家》说“板桥人渡泉声,茅檐日午鸡鸣”,梅尧臣的《武陵行》写“遥闻鸡犬音,渐悟人烟迹”,常建的《燕居》写“远与市朝隔,日间鸡犬深”,鸡都成了勾画田园风光景物的基本意象之一。而孟浩然的“故人具鸡黍,邀我至田家”(《过故人庄》),则把“故人具鸡黍”作为真挚友情的衬托。这里不难看出,鸡宁则人宁,鸡安则百姓安。

《太平御览》中有个说法:“黄帝之时,以凤为鸡。”凤是神化的动物,鸡乃凡鸟,将二者相提并论,似乎有点牵强,但人们偏偏时常将鸡与凤凰相连。比如说身份高贵的人落了难,是“拔了毛的凤凰不如鸡”;说才德卑下的人占据高位,是“鸡栖凤巢”;形容好东西卖便宜了,是“拿着凤凰当鸡卖”。还有,形容一个人本性难移,是“鸡怎么变也成不了凤凰”,等等。这些比喻寓意明了,对鸡不无贬义。不过,鸡有时也会出彩。《战国策》中策士说服大王,就借助了鸡:“宁为鸡口,不为牛后。”它与民间那个“宁当鸡头,不当凤尾”如出一辙。鸡口、鸡头,指的是可以自主的小局面,牛后、凤尾指的是听命于人的大范围。宋人鲍彪在为此话作注时,同样让鸡正能量满满:“鸡口虽小乃进食,牛后虽大乃出粪。”其实,人在许多时候受制于客观,担当角色往往身不由己。因而,鸡口、鸡头也好,牛后、凤尾也罢,只要干得称职出彩,人生就有价值意义。可叹的是,那些既不想做牛后却又无当鸡口本事的人,依靠阴谋和金钱,即使弄了一顶乌纱又如何?志大才疏,抑或无才无德,到头来只能贻人谈资,成为一种悲哀。

(本文作者为知名杂文家)